

大河之北

源流篇(下)

(上接第十版)

河北对于燕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来自易县燕下都遗址。这里记录了鼎盛时期的燕国。在河北博物院“慷慨悲歌——燕国故事”展厅,可以看到,燕国的极盛时期,浓缩于一件摄人心魄的宫殿“门环”——透雕龙凤纹铜铺首。

铜铺首出土自燕下都遗址,兽首衔环样式,高74.5厘米,重21.5公斤。在目前发现的铺首中体量最大,堪称“铺首之王”。

兽首,是怪兽饕餮,它怒目圆睁,头顶立凤,脸颊两侧攀着两条蛟龙,立凤伸出利爪,抓住挣扎的游蛇;饕餮衔的铜环内径16厘米,外径29厘米,环上攀着两条浮雕蛟龙。

“这样巨大的门环,该装在多有气势的殿门上?殿门如此,宫殿该是多么恢弘?”曾主持燕下都考古的省文物研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研究馆员石永士感慨。

燕下都,位于今易县县城东南2.5公里。近80年的考古接力,重现了一座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的煌煌国都。

燕下都考古证实,战国中晚期的燕国,不仅能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冶铁技术也十分高超。燕下都就是燕国的冶铁中心之一。

燕下都遗址21号手工作坊,就是一处重要的战国中晚期冶铁遗址。

“这里共出土了861件铁器,几乎囊括了已知铁器的所有类别,而且部分铁器使用了锻造和淬火工艺,生产出了硬度更高的钢。”石永士说。

铁制农具和兵器的广泛使用,提高了农业耕种的效率,改善了军队的装备,提高了战斗力。这是战国时期燕国国力提升、跻身七雄的重要原因之一。

2021年5月10日,易县城西,紫荆关。紫荆关,号称“畿辅第一雄关”,它东为万仞山,西有犀牛山,北傍拒马河,南靠黄土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向西,就是进出太行山的要道——蒲阴隘。

这个关口,这条要道,在战国时期,对燕国抵御西面赵国、秦国的东进至关重要。因此,燕昭王(公元前311—公元前279年)下令扩建建阳城,定为燕下都。

武阳城距离紫荆关只有不到40公里,在此建都,就像在太行山东出要道插上一颗楔子,将太行山真正变成一道坚实的屏障。

然而,对于强敌环伺的燕国,这还不够。于是,燕国又在南北构筑了人工战略防线——长城。燕南长城首先建立,大致在燕昭王时期。

在《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的《河北省历史图(战国时期)》地图中,燕南长城的大致走向西起涞源乌龙沟,经易县紫荆关、徐水区遂城、雄县张青口、文安县新镇、苏桥、左各庄、滩里,向南过黄甫、德归,至大城县刘固献村南于牙河畔。

今天的雄安新区,就处在燕南赵北的融合之地。

公元前300年,燕将秦开“东胡却千余里”,将燕国边境线向东推进了500多公里,直至今天韩国安州。

至此,燕山以南,西至河北宣化东北,东到韩国安州,成为燕国北部边境。

鼎盛时期燕国国土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占据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仅次于秦国和楚国。至公元前222年秦灭燕,延续800余年,六国中仅次于楚国。

内部条件、外部环境都不占优的燕国,最终在战国舞台上跻身七雄。

燕国在苦寒环境下练就的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人文气质,也留在了河北。

国祚短暂的中山国

2020年7月2日上午,行唐县南桥镇故郡村北,行唐故郡战国墓葬遗址考古现场。

实验室内,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故郡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张春拉下一只巨大木箱顶上的苫布,木箱内是一辆从土里整体提取、经过初步清理的东周时期高等级马车。

第一眼,是金光。被挤压变形的马车车厢外围,贴着一片片似龙似虎神兽金箔。金箔表面还有凸起的细腻纹理。车厢四周的立板表面,还有繁复的髹漆彩绘图案。

两只巨大车轮向内倾斜,倚靠在车厢两侧。1根、2根、3根……每个车轮有38根辐条。

经过测量,这辆马车车轮直径约1.4米,一个成年人要水平张开双臂才能摸到两端。车厢残高50多厘米,车轴残长近2.8米。

这是一辆巨大且装饰华丽的马车。

这还只是车马坑中的“头车”,在它身后,还有4驾马车一字排列追随头车。

这样豪华阵容的马车,它的主人会是谁?跨过车马坑东部一道生土隔梁,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一个4米见方的殉牲坑,坑内埋葬着近400只动物的头骨和前蹄。

“这要杀死37头牛,27匹马,313只羊——这样的殉牲规模,可见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之高。”张春长说。

然而,这种车马坑连通殉牲坑的布局,从没有在燕国和赵国的区域内出现过,尤其是马牛羊头蹄葬,显然是一种北方族群的风俗。

北方民族,曾生活在河北平原,会是什么人?一件带有文字的陶壶,带来了新的发现。

陶壶上的“丘”字,和距故郡30公里的平山战国中山国遗址出土的《公乘得守丘刻石》上的“丘”字,写法完全相同,说明它们同属中山国文字系统。

“结合墓葬发现的北方民族丧葬习俗、特色器物 and 文字,综合分析,我们确认,故郡遗址的性质和内涵,都指向中山国,绝对年代属于战国早期。”张春长说。

2017年,故郡遗址入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终评。

中山国成为考古领域备受瞩目的焦点,这不是第一次。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声名鹊起。

1974年3月的一天,平山县上三汲公社。

省文物管理处(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刘来成,尤道源骑着租来的自行车,沿着乡村小路,进行考古调查。

“隔着漳河,我们就远远看见两个并排的大土丘,有十几米高,目测每个直径有90多米。”后来主持战国中山国考古的省文物研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刘来成回忆。

在刘来成看来,这两个土丘大得有些不寻常。走近了,他们看到村民正在土丘顶上取土,挖出的一些筒瓦、板瓦的碎片就堆在一旁。土丘附近有一座古墓,墓口已经在取土时露了出来。

这就是战国中山国遗址最初的考古发现。

关于战国中山国的记录,史籍中非常少,它几乎被人遗忘。中山国考古,唤醒了这个沉睡两千多年的神秘国度。

“战国中山国的先民是狄族一支——白狄鲜虞,他们原本生活在陕西西北部一带,因受秦国、晋国打压,向太行山东麓迁徙。”刘来成说。

《史记》记载,春秋晚期,公元前506年,白狄鲜虞在中人城(今唐县西北)建立中山国,后两次被灭国又复国,公元前380年前后定都古灵寿城(今平山上三汲村),公元前295年被赵国所灭,存世210年。

中山国国祚虽短,但却深受中原文化之风影响。

在河北博物院“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厅,可见中山王罃(cuō)墓出土的三件最重要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器——中山王罃铁足大铜鼎、胤刻铭铜圆壶、夔龙纹刻铭铜方壶,合称“中山三器”。

中山三器铭文总和1123字,其中鼎铭文469字,仅次于西周宣王的毛公鼎,创下战国青铜器长铭之最。

这些文字,填补了史书记载稀少的不足,记录了中山在大国夹缝中博弈求生的历史。

其中一件铜方壶上,用小篆写有这样一段话:“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次得民,故辞礼敬则贤人至,恩爱深则贤人亲,作叙中则庶民附。”

敬贤爱民,这是中原文化中君王治国的重要核心思想之一。中山王罃将它刻于铜壶,传于子孙,可见已经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

战国中期,中山国力逐渐强盛。强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河北保定市南部、石家庄市大部、邢台市北部及衡水市西部,南北约200公里,东西约150公里。

今天生活在燕赵大地上的我们,脚下有很大一部分土地,其实曾属于古中山国。

公元前296年,几乎完全华夏化的中山国,却被一支穿着西北戎狄之服的骑兵军团灭国。耐人寻味的是,这些骑兵来自一个中原正统国家——赵国。

四战之地的赵国

2020年9月,张家口蔚县代王城遗址。遗址周边的农田里一片金黄,粟谷被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腰。

遗址地处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有着适宜谷子生长最佳的气候和自然环境。

同一时间,在邯郸市赵王城遗址周边,也是一派丰收景象,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玉米,颗粒饱满的玉米棒从收割机的翻斗倒入农家的电动三轮车。

蔚县代王城,东经114.68度,北纬39.90度。邯郸赵王城,东经114.43度,北纬36.57度。

河北这两座几乎在同一经纬度的古城,南北相距372公里之遥,它们无论地理环境、气候、主要粮食作物、民风民俗都有着巨大差异。

但在战国时期,蔚县代王城、邯郸赵王城属于同一个诸侯国——赵国。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燕赵的“赵”在冀南,怎么会和张家口有关系?

这要从赵国的开国之君赵简子说起。

在赵国的历代国君中,赵武灵王知名度可能最高,而他在推行胡服骑射时曾说:“简、襄主之烈,计胡(北方少数民族)、翟(翟国,在今今天的陕西省耀州区、富平县一带)之利……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也说:“今吾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

可见在赵氏子孙心目中,赵简子是立国始祖。赵简子,春秋时期晋国六卿之一,三家分晋前晋国的实权人物。

在他事晋期间,最大的功业是制定了以晋阳(今太原)为中心,向南、北发展的战略。南,是冀南豫北一带;北,是当时的代地,今山西大同、河北蔚县一带。

正是赵简子的这一战略布局,使自己及其后代从“山西卿相”变成了“河北王侯”,也使赵得以和燕并称,成为后世河北的共同源流。

其实,据《史记》记载,早在春秋晚期(至迟公元前551年),邯郸已成为赵氏封邑,但一直被赵氏的庶传支族控制,不在赵简子之手。

赵氏南北扩张的战略,经父子两代人接力完成。

公元前490年,赵简子在晋国贵族内战中胜利,夺取了冀南豫北控制权;公元前475年,其子赵襄子,吞并代国,将赵氏的北疆推进到今天桑干河、洋河一线。

这两个地区,也成为后来河北境内战国赵的关键版图。



▲行唐故郡遗址考古实验室内,考古工作者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和保护。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 赵海江摄 蔚州博物馆供图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分布图。

在今天的河北博物院,有一段按考古发现复原重现的赵王城城墙,它展示了两千多年前战国都城城墙较为完备的防水排水系统。

“板瓦、筒瓦铺在城墙内侧台面上,雨水顺着瓦面汇入陶制排水槽,再下泄到城墙脚下0.6米—1米宽的鹅卵石散水面上排走。”河北博物院讲解员用激光笔辅助讲解排水“路线”。

就这样,铺瓦、排水槽、散水面组成一个城墙排水系统,大大减少了雨水的侵蚀破坏。

这座城的大规模建设,始于赵国迁都。

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大兴土木,在此建立王城。至公元前229年秦军攻陷邯郸,这座城市作为赵都的历史共计158年。

赵王城遗址,位于邯郸市西南,是赵都宫城,也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战国时期古城址,属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勘探发现,邯郸赵王城城址总面积1887.9万平方米,其中王城面积512万平方米,由东城、西城、北城三个小城呈“品”字形排布。

今天来看,这座城无论建筑规模还是形制,比燕国燕下都、齐国临淄城都更大、更完整。

邯郸——为什么赵国最终把政治中心选在了这里呢?

“邯郸是最佳选择。”邯郸市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郝良真解释,“韩、赵、魏三家分晋后,赵国正式加入诸侯间逐鹿中原的战争,所以要选一个靠近中原、有经济基础、军事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邯郸三个条件都满足。”

实地探访,从赵王城沿省道315一路向西南,进入邯郸峰峰矿区石鼓山中,在滏阳河畔,有一条向西能通往山西上党(今长治)的滏口古道。

这里也是太行山的一个“豁口”,太行八陉第四陉——滏口陉,也是八陉中河北最南的一陉。

滏口陉山高峰深,形势险峻。一座廊桥横跨在滏口河上,河岸的山坡上耸立着一座古塔,塔下是“响堂山石窟博物馆”。

地图上,从这里往赵王城遗址拉一条直线,距离只有26公里。

赵国控制区内,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上不止邯郸一座城,最终选在这里,与滏口陉的存在关系密切。

“邯郸自古是‘四战之地’。尤其是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与山西上党东出太行的滏口陉的交汇点,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北通燕、赵,南有郑、卫,靠近中原,又临近齐、魏,是赵国进取中原、争衡天下的理想出发地。”郝良真说。

而且,邯郸具备了成为都城的经济基础。这里南临漳河,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早在春秋后期就是晋国东部地区重要的农业产区 and 手工业、商业城市。

大约在公元前275年前后,经过赵武灵王等几代君王的开疆拓土,赵国的疆域比定都邯郸时扩大了3倍,进入全盛。

向北,到达今内蒙古南部,向西,到今山西省中部和北部,向东到达山东省西部,向南,到达河南省北部,河北境内完全占据燕南长城以南。

司马迁在分析燕赵风气时曾说:代地靠近胡人,经常受到侵扰,师旅屡兴,所以那里的人民矜持、慷慨、嫉妒、好气、任侠为奸,有“赵之风”;中山“地薄人众……民俗便急,仰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燕地距离内地遥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

这表明,从战国至秦汉,燕、赵之风已相融合,并已形成一个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区域。

自此,燕赵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文系统正式形成。

(感谢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博物院等单位和个人对本报道的大力协助)

位于平山的中山国王陵陈列馆。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罃铁足大铜鼎。河北博物院供图

